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  
第六十六回 介壽堂感情留客 海棠院戲語成悲

話說祝府眾人見前面擁擠稍為鬆動，轎馬趕忙前進。因寶二奶奶轎頂擠去，各家人、小子同著轎夫抬著飛跑。剛走了半里多路。眼看著快到祝府的大門，只聽見「喀札」一響，將個轎底掉了下來，寶釵幾乎跌出轎門。夢玉急忙跳下牲口親手扶住，命後面轎馬一齊站住，立刻差人去取乘大轎快來。那些家人、小子慌了手腳，一時間那裡去找大轎。各人正在沒法，茗煙見小衛衛裡抬出一乘體面玻璃大轎，一眼望去見是甄大爺，茗煙喜極，趕上去抓住轎子叫道：「大爺快些下來！」甄寶玉不知為什麼事，急忙下轎問道：「你有什麼要事，如此慌張？」茗煙道：「寶二奶奶轎子被人擠破，幾乎跌出轎來，現在站在街上，請大爺將轎子借坐幾步，快些快些！」甄寶玉聽見，急忙命轎夫抬去。茗煙不暇多說，領著飛跑，剛才走到，看見寶二奶奶已坐上了姑娘們的小轎，茗國連忙叫住，請二奶奶換上大轎。夢玉看見甚喜，將那小轎仍舊去抬了那位姑娘。前面大轎俱已到了祝府大門，後面轎馬蜂擁趕去。這會兒，祝府門口也認不出誰是誰家的人跟著轎子。太太們都在茶廳下轎。石夫人領著海珠、三個姨娘同竺、鞠兩親家出來迎接，彼此相見，大概敘談幾句。各親友本家內眷俱已下轎，擠滿一廳。王夫人在前，一直往裡進去，因沒有見過老太太，不便在祝露靈前拜奠。進了垂花門，見姑娘、嫂子們兩邊站滿，走過景福堂，由怡安堂甬道竟往介壽堂來，瞧見卷棚下就像一堆碎錦，扶著老太太在那裡等候。不敢耽擱，同柏夫人趕忙上去。祝母此刻悲喜交加，真是一肚子的話，不知從那一句說起。柏夫人走上台階，先搶一步跪下請安，抱腿大哭。祝母兩手相扶，不勝悲苦，婆媳們哭了一會起來。接著王夫人請安。祝母拉著一同走進廳屋，先見了禮，讓柏夫人磕頭，又哭了一會。桂夫人同秋琴過來請安。

秋琴道：「你們出差的且等一等再請安，先將老太太想的這個寶貝見面兒，等老太太喜歡喜歡。」桂夫人聽說，趕忙拉著珍珠、惜春過來，指道：「這是珍珠，這是大姑娘惜春。」祝母喜極，一手拉著一個，看了這個，又看那個。柏夫人指著惜春，將其大概說了一遍。珍珠、惜春一同跪下拜見。這會兒將老太太喜的樂不可言，說道：「真是我的寶貝，那裡還想今日見面！好兒子快起來，別盡著磕頭。」兩邊姑娘忙將珍珠、惜春扶起。

柏夫人又指著探春說了一番，探春亦趕著過來拜見，入畫、侍書抱著哥兒、姑娘來磕頭。夢玉夫妻姐妹同那些出差的人挨次請安。還有些親友太太們相見完畢。入畫、侍書磕頭。祝母同王夫人說了幾句別後的說話，又同柏夫人敘姑媳之情。芙蓉上來請安，老太太瞧見歡喜之至，等他拜完起來，拉著手兒說道：「好孩子，我聽見你很出力，積勞成病，可憐累到這個樣兒，橫豎我總不負你的好處，必叫你終身得意。」

老太太正在說話，垂花門差人來回：「各家太太們都往蔭玉堂去拜奠，請大太太過去回禮。」柏夫人趕忙辭了過去。祝母道：「大孫女兒同你母親去，寶釵、珍珠兩個也幫著回去照應，我不將你兩個待做外人。叫夢玉帶著媳婦們趕忙過去，休要耽擱。」柏夫人領了這些兒女俱往蔭玉堂來。

此時，如是園的背道變了極衝的大路，往來不絕，盡是兩宅內眷。柏夫人們趕到蔭玉堂，眾家親友正等著拜奠，內外熱鬧了半日。接著是兩宅的家人、媳婦、姑娘、小子給大太太磕頭，並拜見姑娘。又是祝府的師爺、相公、清客、伙計及一切各項人等都來請安上飯。祝筠一人兩邊接待，幸梅白同鄭、鞠兩親家，還有幾位本家爺們幫著陪客。垂花門以內派了李、荊兩姨料理。因見兩處來的親眷過多，實在照應不到，趕著又派汝湘、九如在安和堂總理一切。柏夫人今日新到，尚未定有章程，內外十分忙亂。王夫人們也幫著忙了幾日，應接不暇。

這幾日，探春、珍珠、巧姑娘都在瓶花閣安歇。芙蓉因在病中，難以料理，柏夫人倒也憂慮。幸得惜春不離左右，諸事俱有規則，柏夫人心中歡喜。因想起珍珠終日躲避，又不便請他幫著照應，倒叫他進退兩難，殊不成事。就將這心事同王夫人從長計較，要商出一個道理才好。王夫人道：「這幾日探春同他抵足談心，知他借體還魂，心中甚喜。近來光景比在京時已大不相同，我叫探春將在京受聘之事對他說破，他也並沒有言語。將來等著夢玉脫了孝，完此一段姻緣。他既是你的女兒，你竟派他同惜春料理家事，等我回去時再帶他回家去，也要去拜祭堂、墳墓。」柏夫人點頭道：「咱們慢慢商議。」不提兩位夫人之事。探春自到祝府以來，祝母們無不相待甚好，真是時刻不離左右。王夫人又將承繼珍珠及別後情形母女們備細說過，是以探春同珍珠勝似同胞手足，十分相得。祝母自得探春、珍珠，每日拉住同吃同坐，又兼著夢玉常來纏個不了，連巧姑娘也被他們拉來扯去，沒有一會兒空閒。接著祝府裡商量出殯，要定章程，內外俱要公議。介壽堂、怡安堂同那邊安和堂不斷的有人回事。此時凡有執事的姑娘、姨娘、嫂子們，都忙的沒有了吃飯的空兒。祝母將那悲傷念子心腸倒減去了七八成兒。又兼著給柏夫人接風，各位奶奶、姑娘、夢玉和芙蓉、惜春、探春、珍珠們接風，真是忙做一堆。

這日晚上，柏夫人、王夫人逛到秋琴屋裡去閒話，正值桂夫人、石夫人俱在那裡，彼此各談客務。夫人們情同手足，並無客氣。談了多會，見個小丫頭點著一盞素紗繡球燈照著紫簫進來，後面跟著兩個姑娘。桂夫人問道：「你們才散嗎？」紫簫道：「二叔叔在介壽堂回出殯的章程日子，說了好一會的話，因老太太要安寢，各人才散。二叔叔到怡安堂去了。芳姐姐被探姐姐拉到瓶花閣去下棋，只剩我一個回來。」

柏夫人忙問道：「揀了幾時出殯？怎樣的章程？」紫簫道：「揀了十二月初六寅時安葬。這個月二十八起開五天平，每晚做五日大祭。垂花門以外歸外帳房、外廚房經管，垂花門以內歸內帳房、內廚心經理。將爹爹的影請到蔭玉堂同大爺的掛在一堆兒，以便客人拜奠。這邊靈前擺供唸經，客人兩邊分坐。」

內裡的也是兩宅擺席，兒子、媳婦都在蔭玉堂回禮。老太太還在介壽堂看牌，不用接待來客。所有內裡陪客照應及一切執事，請老太太斟酌再定。今日十四，

橫豎還有十幾天的空兒。後日十六是好日子，二叔叔到墳上破土開工，派楊華、廖升臨工做墳。並在墳上搭蓋板屋、席棚，預備男女上下人等在墳上住過三日回來。所有一切，也是內外分開辦理，省了照應不到。老太太說很是，明日要商量著派人呢。」柏夫人道：「二叔叔辦事周到，自然不錯。」秋琴道：「既是這樣，明日咱們聽老太太派差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甚是。夜已過深，咱們且去安歇，明日再談。」夫人們都站起身來，秋琴笑道：「咱們多坐少坐倒不理，就是空耽擱了二嫂子的。」桂夫人道：「我有什麼大事怕你們耽擱？」秋琴笑道：「襄王久待巫山，望雲正切，再遲不去，定必折倒陽台矣。」桂夫人笑道：「江梅已動春情，流酸澗齒，明日拔開醋葫蘆，淹透梅根。」柏夫人們一路走著一面好笑，不覺已到院子門口。別了秋琴，各人分手回房安歇。

次日清晨，秋琴先到介壽堂請安。老太太因連日辛苦，身子疲乏，不能起早。秋琴走到牀前問了安，就坐在帳幔裡面小杌子上，娘兒兩個說了一會閒話。秋琴問起出殯之事，老太太將祝筠定的章程、日子說了一遍。秋琴道：「今日老太太怎麼樣的分派？」祝母道：「我想請賈大姐姐、鄭大姐姐、顧二姐姐、竺、鞠兩親家同你，還有族裡的幾個奶奶們分著接待兩邊來，二姐姐總理一切。只愁你大姐姐那邊芙蓉病著，雖有汝湘、九如兩個，總還少個好幫手。我意中想著兩個人，又不便煩他，正要向你商量。」秋琴道：「老太太想著誰，又不便煩他？」祝母道：「兒子、媳婦、女兒都要回禮，不便應酬來客。我瞧著探姑娘同珍珠兩個才情不差上下，做個事兒又安詳精細，來了這二十幾天，見我又親熱又孝順，真是兩個好孩子。近來珍珠被夢玉纏的躲來躲去，連我屋裡都有些怕坐，拉著探姑娘遠遠去藏著，他如何肯去做九如們的幫手呢？偏生他們又落在這個時候才來，若在我做生日的那幾天，我不管賈大姐姐依不依，倒就勢兒完結了這件事。這如今倒難提起，只好等著蟾珠來，一同做過親，再到鬆大哥衙門去，完結彩芝親事。」

秋琴笑道：「老太太還忘了一個定下的，難道就不要了不成？」祝母忙問道：「還定下那一家的，怎麼我就不記得了？」秋琴道：「你老人家真勢利，沒有珍珠，硬要人家做替身，將人定下。如今有了珍珠，就將他丟在腦後，人家的姑娘就這樣不值錢！」祝母急的笑道：「我定下誰？實在一會兒想不起來。好孩子，快些對我說明白，別叫我著急。」秋琴笑道：

「怨不得人說老太太上了年紀，說過的話轉眼就忘，真個一點兒不錯。況且這個人也是老太太最喜歡的。」祝母笑道：「好兒子，你快說，到底是誰？」秋琴笑道：「就是賈大姐的友梅姑娘。」祝母聽說，在被窩裡大笑，說道：「真個該罰我個什麼，實在我老糊塗了，怎麼就忘了這個友梅姑娘呢。你算算夢玉到底共得了幾個媳婦？」秋琴道：「先將現在的算起，是海珠、掌珠、汝湘、九如、秋瑞、芳芸、紫簫，一共七個。未娶的是珍珠、友梅、彩芝、蟾珠四個，攏共攏兒十一個。」

祝母笑道：「十二金釵還短一個，我的意思要將芙蓉湊上，你說使得使得不得？」秋琴笑道：「大姐早有此心，原要等著你老人家作主，有什麼使得不得。本來芙蓉那孩子也很去得，真便宜了夢玉。我想老太太若為珍珠不便，今日竟派他兩個在蔭玉堂辦理喪事。賈大姐同咱們手足一樣，他的女兒就是老太太的孫女兒，幫個忙兒又怕什麼使得不得。」祝母點頭道：「一會兒我對賈大姐說了，竟派他兩個一點不錯。我也要起來。」

宜春、芍藥、江蘋、三多四個姑娘趕忙伺候穿衣，雙慶忙送上參湯、丸藥。

祝母剛吃了丸藥，祝筠進來問安。兄妹們問過好，也就在榻子裡小杌子上坐了一會，候祝母起身下炕，告辭出去。姑娘們伺候老太太梳洗收拾完畢，柏夫人們上來請早安。夢玉、海珠們這一班，挨次請安。祝母看見十分歡樂。接著王夫人、竺、鞠兩親家太太同探春、寶釵、珍珠、巧姑娘都進來請早安。祝母喜的應接不暇。惜春、修雲在老太太左右侍立，探春、寶釵、珍珠、巧姑娘進來請安之後，走到惜春、修雲之下，分班站著。

祝母看著喜極了，吩咐姑娘們都擺小杌子坐下，說道：「真是我的造化，蒙諸位親家們不棄，將些寶貝女兒都給了我。靠天地佛爺保佑，使我娘兒們長遠相聚一堂，就是少穿一件，少吃一碗，也是願意。」柏夫人道：「媳婦兒孫俱沾老太太慈蔭，同享安寧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姪媳們亦邀福庇，惟願長奉慈幃。」祝母笑道：「我全仗諸親家太太們福庇得娛老景，私心更慰矣。那天周惠芳二姑娘說，他父親敘起來是探姑娘公公未出五服的兄弟。前天明卓二奶奶說，半天要接探姑娘家去敘敘一家親誼。我說甚是，總是祖宗一脈下來，不過年遠分支，骨肉疏遠，想到當日，誰不是同胞手足呢？上一個月，咱們曉亭太太的四姑娘出嫁，我照常例之外，又陪送了好些東西。那姑爺很好的一個孩子，將來大可上進，也是咱們的光彩。我聽見大媳婦說，賈大姐起身時，將合族男女各有所贈。我很喜歡，辦的甚是，這才是仰體祖宗骨肉親親之誼。」王夫人忙站起說道：「這是姪媳分所當為之事，蒙老太太過獎。」祝母道：「世上富貴人家甚多，有幾個是肯照應窮親窮戚的？還有那窮本家上門，就像眼睛裡紮了刺的一樣，只少了攆他出去。要像大姐這樣人，如今也很難得。」竺、鞠兩太太都極口稱贊，王夫人坐下又謙讓一回。賓來、長生擺上點心，王夫人同眾人俱已吃過點心，只有秋琴陪著老太太隨意吃點兒。

祝母對王夫人道：「探姑娘他姑爺去世，青年失偶，最是可憐。他公公叫他回家守節，娘兒三個舉目無親。現今賈大姐母女相逢，豈肯放他回去。大媳婦蔭玉堂無人辦理一切事務，我再三斟酌，要專請探姑娘、珍姑娘兩個管理蔭玉堂事務。咱們家的人斷不能分身照應，不能不請他兩個料理。不知賈大姐意下如何？」王夫人忙答道：「珍珠是老太太的孫女兒，只管派差。探春蒙奶奶慈愛，亦應出力。只恐呼應不靈，有誤正事，倒負了老太太付托之心。」祝母點頭道：「我既托他辦事，就是主人，如有不遵的，就是欺我一樣。」對桂夫人道：「各處知會，說我請探姑娘、珍姑娘在蔭玉堂辦事。一體遵奉，如有違抗的，立刻回我處治。」桂夫人答應。探春不敢推辭，同珍珠過來拜謝。夢玉姐妹們歡喜之至。祝母吩咐道：「今日就去接手任事。」探春們答應，一齊散了下來，往海棠院去吃飯，商量接手一切章程辦法。

王夫人們陪老太太說話，見周大奶奶進來回道：「適才芳芷堂差人知會，朱姨娘小產了一個姑娘。奴才趕著去瞧，姨娘說週身發燒，胸口氣悶，叫請老太太示下。」祝母道：「趕著請葉老爺進來瞧脈醫治要緊，就叫魁兒陪著到芳芷堂去。」周大奶奶答應，退了去。桂夫人道：「李姐兒這一程子過於勞苦，近來身子很不安靜。昨日媳婦吩咐他不必管事，將凝秀堂事務都交給春燕、書帶、蘭生三個人料理，等分娩之後再照常辦事。」祝母點頭道：「很是。朱姐兒芳芷堂是那幾個丫頭？」桂夫人道：「是慶兒、彩菱兩個。」祝母道：「目今事繁，兼著又是年下，還要帶著安和堂照應，他兩個如何來得及？芍藥在我跟前年久，辦事又很小心勤謹，就派他到芳芷堂去，倒還得力。」桂夫人連聲答應。芍藥過來磕頭謝老太太恩惠，就去知會垂花門，一面到芳芷堂接手辦事。

祝母們正在談笑，見鄭太太笑著進來。祝母問道：「你做了一件什麼得意事，滿臉是笑？」鄭太太道：「我進來瞧見老太太滿臉喜色，一定有件舒心的事兒，我也幫著老太太歡喜。」秋琴道：「老太太探聽你幾時坐月子，商量著要給你去催生，咱們還要出公分接你來離騷窩兒。」秋琴未曾說完，祝母們樂的哄然大笑。鄭太太笑道：「梅妖精真會說話，你就保得住不生個小梅子兒？」祝母笑著讓坐。汝湘上來給母親請安，問了幾句說話，剛要下去，桂夫人道：「探姑娘們議定章程，等著我同姨媽們斟酌，你去幫著商議。」

汝湘答應下來。走過怡安堂，賓來瞧見說道：「千急對探姑娘說通個情兒，別派咱們些苦差使。」汝湘點頭笑道：「公事公辦，你還怕什麼乾不來的事嗎？」一面笑著往海棠院來，剛到門口遇著梅春，笑嘻嘻一同走了進去。

眾人正說的高興，見他們笑著進來。海珠問道：「你兩個笑些什麼？」梅春隨口答道：「半天要吃珍姐姐個喜酒兒。」夢玉忙問道：「珍姐姐有什麼喜事？」探春笑道：「橫豎這杯酒也有你的份兒。」海珠拉著梅春要問，珍珠滿臉通紅，起身就跑。海珠笑道：「夢玉今日留住四姐姐，算你好些兒的。」夢玉聽說，跑上幾步將珍珠抱著走到大炕前放下，惹的眾人大笑。探春同寶釵道：「珍丫頭有武藝了，使個小性兒才算是好些兒的。」珍珠抿著嘴兒好笑。聽見有人請寶二奶奶介壽堂說話，寶釵往外就走，對海珠們道：「別叫珍丫頭跑掉了，我一會兒就來。」說畢，同著來人上去。

隔了好一會，寶釵轉來，眾人俱要探聽叫他上去說些什麼。

寶釵笑道：「真個為珍姑娘的喜事，連眾人都派了差使。咱們要同夢玉講下，怎樣的謝我。」夢玉笑道：「寶姐姐就是夢玉，夢玉就是寶姐姐，怎麼說怎麼好。」寶釵道：「既是這樣，倒要問問珍丫頭，他嫁的是夢玉呢，還是嫁的是寶釵？」探春笑道：「依我說，珍丫頭嫁的是寶也有，玉也有，兩人總是一人。」寶釵原是恹珍珠說玩話，聽探春說這話，不覺打動一段情腸，止不住流下兩行香淚。探春、惜春、珍珠、巧姑娘都知寶釵流淚之意，也想起當年風景，有舉目河山之感，竟不約而同一齊墮淚。探春前後思想，更為悲切。夢玉瞧見不知為著什麼，好端的哭將起來。勸了這個，又勸那個，只是不理，真是沒法，也只得放聲大哭起來。海珠們嚇了一跳，趕忙過來拉著，好容易將夢玉勸住。秋瑞道：「咱們喝口茶，潤潤嗓子。我要請教這哭的緣故。」

眾人坐下，姑娘們趕著倒茶，又送上熱手巾。各人擦了淚痕。榮貴、抱琴、荷露給寶釵、珍珠、巧姑娘遞過粉撲、手鏡，照著勻了勻頭面，三人收去。秋瑞道：「剛才寶姐姐忽然墮淚，自然有傷感之事，既而探姐姐們也跟著哭將起來，或者是知道寶姐姐哭的緣故，於理上還說得去。夢玉這一哭到底為個什麼，叫我真是死也解說不出。你這一股子眼淚是出在那一經的？倒要請教請教。」夢玉道：「我的眼淚是不歸經絡的，瞧見有人哭起來，他順著眼皮子就流，連我也說不出是個什麼病。」說的寶釵們一齊大笑。探春道：「你倒像咱們當日的一個林妹妹，動不動就出眼淚。」夢玉道：「哎喲！真個我倒忘了。」不知夢玉忘了什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